



团圆饭

(图片与内文无关)

每个周末,我都会携妻带子回老家看父母。每次回去,母亲总是很忙碌,在厨房里煎炸烹炒,准备丰盛的午餐,而我和父亲在客厅里喝酒,像兄弟似的碰杯。

那个周末正逢母亲生日,本来说好了要去大饭店吃饭,母亲嫌浪费,执拗不肯去。

幸亏妻子早有准备,提前在电

脑上查了食谱,把母亲推出厨房。我和妻子想要给母亲一个惊喜,在家从来不下厨房的我本来有点生疏,但有妻子在旁边助阵,就显得从容许多。

择菜、洗菜、切菜、炒菜,我和妻子配合得天衣无缝,回头看看母亲在客厅和儿子兴高采烈地说着什么,就觉得有暖暖的幸福的味道

家庭调频

■苗君甫

为母亲下厨

在 身上流淌。

虽然糖醋排骨有点过了头,虽然麻婆豆腐有点碎,虽然醋溜土豆丝有点生,虽然红烧肉烧得有点黑,但我和妻把这几样菜端到客厅时,还是引起了父母夸赞的声音,尤其是母亲,连连称赞说好看肯定也好吃。

我和妻都有些不好意思,母亲的生日宴搞成这样,太惭愧了。但父亲和母亲很快就打消了我们的疑虑,父亲吃饭还是很大声,一口一声:“好吃,好吃。”而母亲还是用她一贯的温柔动作,先夹起一块排骨给父亲,再夹给儿子,然后夹给我和妻,最后才是自己。

我很紧张,担心做了一辈子饭的母亲会批评我的厨艺,尤其是在这个生日的特殊时刻,但母亲只是微微笑着说:“娃儿成大人了,都知道心疼我了,都知道给我过生日了。”

我说不出口,这些年来一直在外奔波忙碌,尤其是有了自己的家之后,生活的琐碎小事太多,我常常会忽视了回家,周末也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几乎没有合适的机会和母亲好好说话,更别提为母亲下厨了。

那个中午,我和妻做得不太成功的饭菜却让母亲有了很多的感慨,想起这些年来,我忽略母亲和父亲的次数太多,尤其是母亲,和父亲还会在喝酒时说说话,而母亲,我只是享用了她做的饭菜之后,带上妻儿匆匆离去。

那么,从现在开始,每个周末,我都要为母亲下厨房,因为我知道,我做的饭菜里有一味叫做爱的调味料,这味调味料足以让我将生活调理的津津有味,足以让母亲绽开菊花样的笑脸,足以让我看到最贴心的温暖和最美好的幸福。

晚年生活

位卑未敢忘忧国

上班时,他在一个普通小厂是一名普通工人;退休后,他在一个普通家庭过着普通的生活。女儿下岗后在一家私人油厂打工,女婿下岗后在南方打工,外甥正在读大学。他不甘留守“看家”,终于挑选一个擦皮鞋的营生。

他租到一间临街房,办起了“一元钱擦鞋店”。女儿说,虽然我们家并不富裕,但吃饭不成问题,您已操劳大半生,也该歇歇了。他不听劝阻。开业那天,锣鼓敲沸了大街,鞭炮炸响了欢乐。有人说他,真要把为人民服务“进行到底”。当看热闹的人群散去,擦鞋店也安静下来。平时擦鞋的人寥寥无几,门可罗雀。3个月未过,只好关门退房。他是个坚强的人,认准了方向决不回头,于是就变固定擦鞋为流动擦鞋。他挎起擦鞋箱,掂着小板凳,从早到晚奔波不停——剧院门前有他的身影,宾馆门前有他的足迹,公园门前有他的笑声……夜间回到家一数钱,还真有喜人的收入哩!

擦鞋这营生是尊贵是卑贱,大家心里都明白。但他却认为,社会的不同行当只是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一天上午,有个黄毛小青年擦过皮鞋后,大摇大摆而去。他大喝一声,李二羊,我认识你,你小子要不给钱,我就向李更辰打电话,叫你爹来给钱。李二羊立马返回来,嬉皮笑脸说,别火,给钱给钱。他说,我擦鞋是劳动,你不给钱就是不尊重我的劳动。还有一次,有个阔人擦过皮鞋后,放下一张10块钱就走。他忙喊,同志,你的钱。阔人说,不用找钱了。他追上去找给阔人9块钱,并说,我擦鞋讲诚信,一毛钱也不能多收。

当物价飞涨的时候,即使相邻理发的、修车的、配钥匙的也都纷纷提价的时候,有人问他擦鞋咋不提价?他说,为了稳定群众生活、为了建设和谐社会。他劳动在社会的最基层,生活在社会的最基层,他的心时时刻刻与祖国相贴相印——当福建沿海遭到台风灾害的时候他踊跃捐款,当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的时候他积极捐款,当有学子为学费发愁的时候他主动捐款……女儿说,他擦鞋的钱全都捐献给了社会。

我突然想起,有一句古诗仿佛描写的就是他:位卑未敢忘忧国。他叫董国鸣,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休老工人。

(王天瑞)

岁月人生

■吴强

捡来的奶奶

4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雪正下得紧,一个从河南讨饭来的女人昏倒在了爷爷家门口。随后,她便被好心的曾祖母和爷爷收留了下来。

一年后,患病多年的奶奶终于没能熬过去,撒手人寰。那时,由于曾祖父会做木工活儿,在当地方圆十里也算得上个能人,家境颇为殷实。所以,当爷爷还未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走出来时,一些好心的邻居便找到曾祖母,开始张罗着帮爷爷介绍新的对象了。

拗不过曾祖母的爷爷,前后和好几个女人见了面。奇怪的是,爷爷总是不满意。没有人知道,那时候爷爷已经有了心上人了——被他救下的河南女人。

在奶奶生病的那些日子里,爷爷家所有的家务活儿都是河南女人一个人忙里忙外地帮着干的。她不怕苦不怕累的勤劳朴实被爷爷看在眼里,奶奶去世后,成了单身的爷爷对河南女人的喜欢便一日日清晰起来。

不久后,爷爷和河南女人的互相爱恋便被曾祖母发觉了。曾祖母坚决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她立马重新给爷爷介绍起对象来,希望能拆散这两个不“门当户对”的人。

1965年,爷爷鼓足勇气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曾祖母。他要娶那个河南女人为妻!曾祖母死活不同意。曾祖母为了断绝爷爷的念想儿,趁着爷爷白天到公社做工分的时候悄悄给了河南女人几块钱把她给赶走了。

后来,伤心欲绝的爷爷一直未娶。直到3年后的一天,爷爷到集市卖猪崽儿的时候,无意中竟与河南女人重逢。河南女人告诉爷爷,其实她根本没有走。两年来,她吃尽了苦,白天在邻近的大队做短工混口饭吃,晚上就睡在稻草堆里。

那一刻,爷爷再也顾不上什么,拉起河南女人飞奔回家。那个经历了无数苦难的河南女人,终于幸福地成为了爷爷的新娘,也就是我的第二个奶奶。1979年,在爷爷和奶奶的结婚11周年纪念日的这天,父亲请来摄影师,为这对饱经历史沧桑的老人记录下了幸福的瞬间。

现在,他们都已是苍苍的耄耋老人了,每每谈及过去的这段缘分,奶奶总是感慨地说,她是爷爷“捡”来的,她的幸福也是爷爷给的。老人们的愿望简单而唯一,就希望能陪伴彼此,永相厮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朱天明

漫画园地



启发

生活百态

■赵文静

糊涂的爱

外公老了,糊涂了,糊涂起来连自己的儿女都不认识。那天我去看他,正赶上请来的医生给他输液。医生把针扎在他的手上,他很不情愿,为了防止他拔掉针,我一直握着他的手。他见我一直握着,便生气了,骂我是哪里来的野小子,这么欺负他?我说,外公,你不认识我了吗?外公说不认识,谁知道你是哪来的野小子!我说我是你的外孙女啊!坐在一旁的母亲也说,这不是我家那大闺女吗?小婷。外公又瞅瞅我,说不认识,再瞅瞅母亲,说你是哪来的客啊?母亲说,我是你闺女啊,连我也不认得了?外公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你哪是我闺女啊,我闺女我能不认识?母亲问,那你有几个闺女,叫什么名字,你知道不?外公说,你当我糊涂啊,我有两个闺女,大的叫芝50岁,二的叫红45了。

母亲让我坐到旁边,自己握着

外公的手和他聊天,说以往的事,外公一下子出奇地安静起来,不再闹着拔针,也出奇地明白起来,从母亲5岁时把家里炖的鱼偷吃个精光,到母亲和姨小时候为争一个沙包吵架,再到母亲结婚时,为了一个梳妆镜外公走着从百十里外的县城背回来,乐得母亲合不拢嘴,讲得眉飞色舞。

但是讲这些时,外公并不知道轻握着 他手的正是自己的大女儿, 只是给别人讲自己孩子的故事。母亲也不以为然,顺着他,听他讲,偶尔问一句,点点头或答一句。就像听别人的故事,和别人聊天一样。

我看着外公和母亲,眼不由得湿润了,外公老了糊涂了,虽糊涂到连自己的女儿都不相识,但是内心深处,却清楚的记得女儿的每一点,每一滴。

这是怎么样一种亲情,怎么样一种糊涂的爱啊!

征稿启事

《晚晴》是针对中老年人开设的一个版,其宗旨是对老年朋友的工作、生活、学习、健康等各个方面,进行广泛和深入地交流,并介绍一些健康知识、学习心得、生活感悟等,希望它能成为老年人的忠实朋友。

本版欢迎老年朋友以及关注老年人的写作爱好者积极赐稿。稿件以800字、差错率在6%以内为宜,以网络传稿为主,网络传稿将优先采用。

投稿方式:zktr@sina.com